

物语

苦楝花开

◎ 张颖

门前桃李都飞尽，又见春光到楝花。

谷雨过后，南风送暖，楝花开了。楝树的枝叶特别可爱，很像张开的手掌；楝树的花也很可爱，一簇簇浅紫粉白的花朵，在春夏之交次第绽放，远远望去如烟如云，犹如南风中舞动的精灵。到了秋冬，楝树叶子落尽，只留下一串串黄色的果实挂在枝头，别有一番清逸之美。

楝树是一种古老的树种，它已经陪伴人类至少度过了2500年的时光。《诗经·小雅·四月》中写道：“山有蕨薇，隰有杞桋。君子作歌，维以告哀。”这里的桋，就是楝树。

楝花，始于暮春，凋谢于初夏。古代园艺著作《花镜》中说：“江南有二十

四番花信风，梅花为首，楝花为终。”待楝花谢尽，花信风止，这一年的春天也就走到了尽头，接下来就是绿肥红瘦的夏天了。

在时间的长河里，很多植物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了。楝树从遥远的《诗经》里走来，至今仍是广泛栽培的生态经济树种。春秋时的《管子》一书记录了北方种植的榆、桃、柳、楝这四种树。人们栽种树木，一为获得果实，二为获得木材，而种植楝树两者都可获得。楝树的叶子和果实，有清热解毒、杀虫止痒的功效，可以加工成治疗蛔虫和头癣之类疾病的中药材。只是这些果实实在是苦，因此楝树又名“苦楝”。在汉代，楝树的叶子和果实被广泛应用于医药，因此此树被大面积种

植。

在历代文人的眼里，苦楝（谐音“苦恋”）是一个有诗意又带有忧伤感的名字。东汉的崔駰，就描写了楝树之美，“远看像美丽的大鸟停在枝头”。在温庭筠的笔下，它是与春天惜别的花使；在苏轼的心里，它是田园味道，以至二十年后仍清晰地记得江南楝花香气里的宁静之美；王安石见了它也诗兴大发，写下了“小雨轻风落楝花，细红如雪点平沙”的诗句……历代文人吟咏楝树和楝花的诗词有很多，我却独爱清代张鹏翮的这一首：“见说蛟龙畏楝花，移栽何不向江涯？更闻彩凤来求实，人羡朝阳第一家。”

宋代之后，楝树成为家园树种。明末清初学者屈大均在《广东新语》中

说，乡间人家凡生养了女儿，就在庭前屋后的空地上种几株楝树。等到女儿长大，楝树也成材了，这时把树砍了做家具，可作为女儿的嫁妆。在岭南，楝树成了家人对出嫁女儿永续不断的爱的物证。

年年岁岁，每到暮春初夏，在氤氲升腾的空气中，在轻飘飘的暖风里，楝树伸展开绿意葱茏的枝条，清幽的花香让细心的人们把它重新记起，不管苦涩还是甘甜。

苦楝花开，春去夏来，如果你欢喜，那是一片紫色的花海，带你走向未来；如果你忧伤，那是最后的一片春光。在清幽馥郁的楝花香中和如雾似愁的楝花紫里，你的心情是怎样的呢？

时光

偷来的时光

◎ 李雯宇

如果说前段时间的疫情给了高三的我一个忙里偷闲的理由，那么十三四岁时几场纷纷扬扬的大雪，则成为我没能按时到校的“完美”借口。

初中三年，既轻松又幸福。公立学校，没有晚自习，一周五天课，即使状态不好也能清醒着混沌，混沌着清醒。每天我都盘算着，日子很快就过去，下周一定好好学习。在我心目中，好像一切随时都有机会。

那时候，我算得上是个学习成绩不错的孩子。家中的一切无须我操心，我唯一要做的事情是学习。我每天如和尚撞钟般拖着夕阳和脚步放学，睡觉前随便读几页闲书，日常顺带望一下对面班里那个让自己心动的男孩。

那是个昏黄的冬日，夜幕降临时，楼宇门前勉强发着光的电灯下有白色的雪花飞舞。透过窗户往下看，苍茫一片，凌乱脚印与车辙悉数被隐匿在皑皑白雪之下。

我记得自己是欢呼雀跃的。我当即和妹妹风卷残云般吃完了一瓶黄桃罐头，又迫不及待地洗净残留其中的汁液。亮晶晶的玻璃瓶子滴着水，被戴着手套的小手捧到楼下。我们戳个雪窝把瓶子按在地上，然后一把一把地把雪塞进瓶子里。

我想保存下来这年的初雪。

上楼之后，妈妈告诉我，老师在班级群里发了信息——雪太大，道路湿滑，出行困难，故明日停课一天。

我们一家人趁着路上还能行车，

赶紧去附近的超市进行大采购。我们买了火腿肠、鸡蛋挂面、新鲜果蔬，还有让我和妹妹垂涎欲滴的虾条、薯片。当时我的生日快到了，爸爸妈妈答应我可以提前买礼物，于是购物车里多了一个艳粉色的芭比娃娃大礼盒。我美滋滋地将礼盒抱在怀里，一晃动，里面的小零件就发出声响。到家后，我来不及换衣服就拆开了礼盒。似乎只一个晚上，我的心就玩野了。第二天我不想学习，恰好因下雪停课一天。窗玻璃上蒙着一层水雾，我们一家人围着冒着热气的砂锅大快朵颐。

至今我都觉得这是幸福的一天。虽然过去这么久了，但我愈发怀念这“偷来的时光”。

小说 连载 74

◎ 武俊岭

王三省说，书信我可以写，但这个案子，听说蒋宗鲁已递到了按察使司，一时恐怕难以翻案。先不说这个了，我给你写信。

王三省是进士出身，一纸简单的书信，一挥而就。

怀揣书信，谢榛回到家里，拉上卢远，马上奔赴浚县。

二人来到县衙大门前。谢榛让卢远返回卢家，他前去拜见蒋知县。

蒋知县看完王三省的书信后，抬起头来，笑着说，原来是谢大诗人，失敬失敬。

谢榛左眼看着蒋知县，一丝嫌恶感油然而生。但为了解救卢楠，谢榛不得不与其虚与委蛇。

蒋知县拿出两首诗来，递给谢榛，装出十分诚恳的样子说，请谢先生斧正。

谢榛接过蒋知县的诗，独眼一扫，便感觉粗劣不堪。不过，他还得说好。于是，他装出一副很佩服的样子说，知县大人的诗古韵悠扬、寄托高远，好诗！好诗！

可卢楠却说我的诗是狗屎！蒋知县气哼哼地说。

是卢楠当着你的面说的吗？

那倒不是。

三人成虎，知县千万不要听信传言。

蒋知县一时沉默了，停了片刻，说，按说卢楠是大辟之人，非至亲不能探监。你是大名人，又有王三省大人的书信，就让你去吧。不过，片纸不能带进，片纸不能带出。说完，他走到门口，高喊，刘县丞，带谢先生进去见卢楠。你全程陪同，不能离开！

刘县丞从一间屋子里应声而出。他在前，谢榛在后，朝牢狱走去。待四处无人时，刘县丞说，你先把纸给我！

谢榛心头一惊，只好把身上带的连七纸、印盒交出。

进了牢狱的大门，狱卒对谢榛搜身之后，放行，看到刘县丞，无不躬身施礼。一个狱卒走在前面领着二人往前走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布衣诗人谢榛

市井

讨 债

◎ 孙志昌

时不知该说什么，放下东西就走了。

他借我的钱，不还给我，他没不好意思，我反而不好意思了，这算什么事啊！他刚才那样说，意思是他记着这个事呢，那他既然有钱，怎么不还呢？但不管怎样，他说让会计给我送来，那就等着吧。

一天过去了，一个月过去了，几个月都过去了，我没见到他的会计，也没见到钱，更没接到他的电话。

我也不好意思给他打电话，那样，朋友都做不了了。妻子埋怨我，我也只能低头不语。

这天，家里的洗衣机坏了。妻子说：“用了七八年了，修也很麻烦，要不我们换个新的吧。”我双手一摊，说：“手头上的钱不够。”妻子说：“取一点吧。”我说：“取什么啊，都还不到期。”妻子说：“衣服我可以用手洗，但被罩之类的大件用手洗太费劲了。”停了一会儿，妻子接着说：“如果你的朋友把钱还给我们就好了。”我没什么说。妻子说：“我们不如到商场转转，或许碰到搞活动，能抓个大奖呢。”我说：“走吧，碰碰运气，说不定送给我们一台洗

衣机，就省钱了。”

我和妻子直奔家电商场，转了一圈，也没看到哪个洗衣机品牌搞活动，心里有点失落。我们看上了一台洗衣机，我用手摸了摸，带着遗憾走出了商场。

刚到商场门口，碰到了朋友的父亲，寒暄了几句。他知道我们想买洗衣机的事情后，说：“走，我们回去，家里没洗衣机怎么行啊！”不由分说，他就把我拉回了商场，问道：“看上哪台洗衣机了？”我指给他，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。他说：“让商场工作人员给你送到家吧。”我不好意思地说：“大爷，您这是？”他说：“不是没带钱吗，我先给你垫上。”我和妻子连声道谢。我说：“明天就把钱给您送过去。”他没说什么，只是摆了摆手。

到了晚上，朋友给我打电话，说：“你缺钱，你说啊，不能找我爸借啊！哥们儿，真有你的！”我本想解释一下，还没想好怎么说，他接着说：“你把银行卡号码发到我手机上，明天我就把钱还给你。”

第二天，我手机上收到一条信息，钱到账了。